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二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蔡汝濱先生語錄序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荅問序

熊敬菴閑道錄序

兼濟堂集

卷之二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厚菴書紳錄序

李梅邨拳拳錄序

郁存齋省身錄序

蕭希聖洗心錄序

韓聖秋知至編序

知至編節要序

高從雅性理贅言序

讀禮偶見序



小心齋劄記序

王弼州劄記序

學規彙編序

嚴旣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顧逢集三知編序

雪亭夢語序

中語序

庸言序

野語序

兼濟堂

卷之二

管言序

南牖日牋序

動忍齋小言序

明百家說序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王柱石先生文集序

馮與川先生遺稿序

馮與川先生酒史序

酒史續編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今文溯洄集序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張玉甲文集序

田鬣淵燕臺文選序

楊仲延文集序

龐雪崖叢山堂文稿序

宋子飛年譜序

兼濟堂

卷之二

三

荆園小語序

譚韻新書序

耕餘禱語序

地理管見序

張玉甲文集序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今文溯洄集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酒史續編序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嘉慶元年
雲漢齋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勤同較

荔彤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建功立業摘詞振藻熠燿人寰者代不乏人而道德性命之統不歸焉君子雖雅稱之而或惜其學之未至也余俯仰孟軻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張朱尤得洙泗之真脉元許魯齋繼之明之學者如曹月川胡敬齋兼濟堂集

卷之二

一

蔡虛齋林次崖羅一峯羅允升顧涇陽高存之指固不勝屈而薛文清公尤為第一人其天資穎秀得之稟賦者固優而沉潛淵粹力學篤行若得及聖門當不在顏曾下然余即其書以測其所學固已可列于游夏間矣近得讀書錄二十餘卷朝夕披讀研究奧旨見其詳明切近總以顯揚性善之理本於太極無一言雜於功利入於老佛信哉其為醇儒而續道統之嫡傳者也乃錄其要者存之因付劖劂倘學者因言考道則窮理盡性至命不外是而得之矣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趙儕鶴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爲文章妙天下其
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中長垣李于田通州李
修吾江右鄒南臯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
海內望爲祥麟威風遠出趙郡者未嘗不過鄙上而
聆其謦咳分其片札以爲榮逾華袞也迨其晚年起
任總憲晉冢宰剖露良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
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群賢一網打盡先生
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二

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擇言一
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體認非欲依
傍他人門戶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
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
之矣彼揚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
比匪於梁冀平居竊仁義道德之緒論及利害當前
而脂韋絜楹之不暇茲其人爲何等也余生也晚余
母張太夫人乃先生之甥也成童時提攜至鄙猶望
見先生顏貌飄飄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豈徒文章

氣節之士也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兼濟之士也哉

顧端文先生罪言序
聖人之道本於天天有太極故有陰陽五行周子曰
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天地之所以常存萬
物之所以不滅者太極而已矣聖人有見於此乃揭
示天下後世曰性曰降衷下民曰有恒而虞廷有危
微之傳究之心與性非有二也孔孟至善之說實昉
於此自陽明有無善無惡之說而天下之好異者紛
紛趨於禪宗莫有敢指其非者顧端文先生乃於羣
言淆亂之時大聲疾呼力辨其訛而後天下之學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四

始曉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余嘗曰謂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知心性之合
一者人心不得與道心參而太極之體昭昭矣陽明
爲嘉隆間名臣其功業爛然自可稱述若學問之間
關乎天人治亂天泉橋上之言係告子之剩論子與
氏辨之先生故不得不辨之也陸象山之學涉於頓
悟朱晦菴猶目之爲告子况公然紹述而爲之樹赤
幟者乎善乎先生之言曰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
上去便是耽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個空局釋氏以

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學問弄成一個
頑局鄉愿以之空局之與頑局其爲世道人心之大
害一也先生烏得不辯之哉先生之功大矣而乃曰
罪言此亦春秋之微旨也愚不揣固陋爰述所聞發
先生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之言心體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夫古之君子者大行不加功小德不加

余幼聞癭陶有汝濱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閘濬渠興水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過蘭若有先生語錄四冊溷淆塵土間無過而詢之者余展閱大義喟然曰是汝濱先生自述其生平得力處也夫汝濱爲名侍御抗節批鱗肅寮貞憲旣而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說啓誘不倦其中之所得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

王龍谿羅近谿楊復所諸公指不勝屈或純或疵皆爲世所稱述而未有及先生者乃今讀先生書則純正和平與胡敬齋章楓山相伯仲而勝于龍谿復所遠矣蓋其學以性善爲宗以知行德業合一爲進修之要而尤以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爲興利除害之大端知言哉昔宋儒論人多刻覈而不近情若先生之尚論則精詳而溫厚取長棄短以是見先生德器優容汪度千頃倘得居三事之列必能轉移世運底於太和而不屑屑於功利刑名之術者先生自述

其聞道於湛甘泉先生信乎其學之有本而可以嘉
惠後學羽翼經傳也先生之孫子虛爲余同年友能
繼述先生之學因余數數稱道先生求余刪定批評
遂重梓而新之先生之學其再興於燕趙間無疑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七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七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余爲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氣既而聞其死皇城玉河內心竊壯之

國朝定鼎後余曾疏請褒錄幽忠時

世祖

章皇帝正愍念明末死難諸臣遂可其奏余雖未識

先生面不可謂不知先生之心也今復讀先生所傳語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爲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錄中所載句句收斂退藏非所謂闐然日章者與先生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於講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八

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天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自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無愧聖賢無愧已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因陳安鼎於余會編語錄幽忠

疏請褒錄幽忠

余爲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人所厭聽至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楊忠愍公墓隕涕如雨拜瞻祠下取駁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而仕京師則聞公之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胥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九

園二先生於顛沛困危中險阻憂虞畧無瞻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適以先生歲寒居荅問問序于余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爲世所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續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遊者皆海內大賢其著書鴻富茲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儼然如觀有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

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
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
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十



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
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
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聖賢之學躬行爲急著述立說其末也自講學者紛
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
大也或以講而反鑿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
須多議論以相尚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
言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講焉以正其謬排衆議以
定一是引之于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實與行
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
出羣議頓息倡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

復自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
蓋亦楚產也敬菴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
爲己任又與黃岡曹厚菴相爲劘切既通籍爲詞臣
居長安徵逐之地門如水雪公卿罕覲其面取宋元
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間宵晝條分縷悉洞
厥委源茲以閑道錄示余讀之夫抵以性善爲宗以
倫紀爲準以窮理爲基以主敬爲要一一步趨考亭
期於實踐不以渺論爲名高至於辨異端排曲學斷
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者與夫道者治化所

從出也空言不適用於君子無取焉敬菴以明體達
用之學爲斯世楷模一時負笈從遊之士崇尚實學
彬彬質有其文廣勵人才以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閑道錄思過半矣余於癸巳
年著有約言錄丙午年復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
乎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爲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
以自信也以是爲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曰文辭爾
雅剖析精詳已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三

以目前也...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十三

將出也空言不...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十三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君厚菴崛起荆黃間而振鐸成均闡明學脉纂述五大儒語要海內宗之宦長安十餘載所居不蔽風雨繩牀布被圖書蕭然未嘗妄交一人妄出一語蓋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

世祖

章皇帝睿最濶而厚菴亦殫心厥職日以唐虞卽隆之治爲經筵啓沃之資然瑱密不洩人終莫知也甲午以前作居學錄一卷取先儒之所長而亦不攻訐其短其言一軌於正洵後學之津梁也昔元許魯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三

教授蘇門大闡程朱之學厥後拜國子祭酒每有陳奏世祖輒嘉納之退則皆削其草生平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佩其言終身不敢忘今厚菴其繼起者歟何其窮達如一轍也自明末以來理學之失傳久矣幸際盛明之會天下漸有翕然丕變之機而又得厚菴起而躬承之於以拯人心之陷溺爭絕續之道統將數千百年有攸賴焉而僅一時之轉移成就已哉

昔余與厚菴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訣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菴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菴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

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脉厚菴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

庶幾升堂入室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庶幾升堂入室焉

其由此益加補進也

李梅邨拳拳錄序

春日兀坐小齋李子梅邨入覲北上出所著拳拳錄請曰先生其有以教我余受而卒業不禁喟然嘆曰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其弊在於侈言超脫而不尚持循如異端之所謂頓教者奉之以爲不二法門是烏知心性之理也哉故繼善成性之指闡於夫子而發揮之於思孟道本廣大入自隘之強分人我妄生畛域亦何益哉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昌黎不可謂不見其大也考亭之詳密象山之明敏不可謂不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十六

其歸也卽人卽天卽下學卽上達以本該末以始括終用力於神明之地而終身無所忽焉無所昧焉道如是而已矣今梅邨閱書不下萬卷晰義已及十年疑而悟悟而復疑而令且劃然大悟矣觀其名集曰拳拳蓋已有見於天命之性之爲至善而服膺於顏氏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之學矣復之不遠尚持循不侈超脫其於聖賢之道奚啻水乳之合針芥之投哉余嘗謂萬古人同一性不可以氣質清濁自生分別安於暴棄而不勉強砥礪以求至於聖賢讀梅邨之

錄而益嘆駑馬之不前鞭策之不可弛也炳燭之光
敢以老而廢學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七

取以法而顯學乎

發而益顯蓋愚之不能明也亦不亦明也

婁東郁生植謁予兼濟堂呈其父存齋所著省身錄一卷余受而讀焉深幸今天下尚多知道之人也夫人之不知道由於不知性其不知性由於以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互舉而並言而不知氣質自是氣質不可以性言也氣質雖不可云性而人生日用動靜之間理之所寓不能舍此以爲用故曾氏獨以省身之學得尼山之正傳不曰省心而曰省身蓋表裏精粗無不檢點使歸於一高忠憲所謂渾身是心不獨

方寸此誠意慎獨千聖之模楷也余不敏亦嘗疊疊於是而寡過未能思與天下賢士大夫共相勉焉而存齋是錄則多與余脗合者其論心則曰心之本體有善無惡及其發動之處恐不能盡善而無惡蓋義理者道心也氣質者人心也不亦了然於學問之大原乎至於陰陽二氣則知其爲合一善惡殊歸則嚴之於始分論事則謂井田不可復而學校無時不可興論人則謂用人不妨寬而擇交不可以不慎其自言所得則曰求放心功夫全在存養省察初下手時

省察較先於存養純熟時存養較多於省察余爲之
擊節以爲此真體驗之言也殆知而能行者矣吾聞
存齋孝友性生而行誼醇正州郡推爲長者著述甚
富惜不及盡見由是錄推之大都不遠於道者也郁
生勉乎哉而翁以省身爲學蓋遠宗曾氏近本程朱
得聖賢之旨矣立身揚名使而翁之書大彰於天下
則爾爲人子者之責也余且旦夕望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十九

願爾爲人子者之責也余且旦夕望之

靜聖現之首矣立世樹谷對而後之昔大澤然天不

老遠乎願爾爲人子者之責也余且旦夕望之

高謝不又登其山身幾於之六階不氣然豈非此

存齋于文對也而行誼醇正州郡推爲長者著述甚

富惜不及盡見由是錄推之大都不遠於道者也郁

生勉乎哉而翁以省身爲學蓋遠宗曾氏近本程朱

蕭希聖洗心錄序

癸丑秋日余晏坐高齋焚香讀易適有客過訪則柳
州喻子春山也春山與余同領壬午鄉薦而又與蔚
州魏環溪鄴下許典三論道相契余聆其談論嘆爲
得未曾有居無何以南行急遂辭去留書數冊中有
洗心錄其及門蕭子希聖所著也讀之琅琅然皆退
藏之言得聖賢性命真實義非向來講學人庸語也
不覺心悅神怡曰當吾世而有好學如此者乎余向
來論學在於復性求仁故孝經序及他著皆歷歷言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序

之而蕭子之言往往合符非其知之而好好之而樂
焉能如是余雖未覲其人然聞河朔近多向學之士
此帙可稱簡要他日遙望其地而見其下有霞蔚雲
興而起者必蕭子讀書處也噫思蕭子愈可以知春
山之學已

山與余同領壬午鄉薦而又與蔚
州魏環溪鄴下許典三論道相契
余聆其談論嘆爲得未曾有
居無何以南行急遂辭去留書數冊
中有洗心錄其及門蕭子希聖所著
也讀之琅琅然皆退藏之言得聖賢
性命真實義非向來講學人庸語也
不覺心悅神怡曰當吾世而有好學
如此者乎余向來論學在於復性求
仁故孝經序及他著皆歷歷言兼濟
堂文集

韓聖秋知至編序

學之不講久矣講學者起而學或愈以弊世遂厭而詬詈之則以小言破道無當於聖人之旨也夫聖人既遠徒有其言在耳心靈之秘必有不可傳者而學者顧以論說爭之金椎控珠徒見嗤鄙昔昌黎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余謂昌黎真得其傳乃有是言嗣後宋有程朱明有薛高聖學一綫遂不絕於天壤而嘉隆以來李卓吾之流爲道蝨賊心術既壞以至誤人家國良可悼也余不敢竊講學之名而見人談聖賢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義理有合者未嘗不疊疊好之韓子聖秋崛起關西昔從遊於文太青先生淵源正大其論學也以知爲綱紀之宗而以戒爲入道之首謂性無體以知爲體誨女知之傳心秘旨與一貫無二皆前賢之所未發非數十年沉心理窟者烏足語此乃聖秋猶然請正于余余自愧政務鞅掌操心無法得此妙義卽馬足車塵間未嘗無清風明月之樂因稍加刪定庶使有志者向上悟入以求至乎其極而希一旦之豁然貫通焉其得以講學生厭乎哉

知至編節要序

韓聖秋關中名士也常從文太青先生遊夫以太青先生之淵邃與博當世莫能窺其學之所際而聖秋得領其緒論則聖秋之學可知也聖秋以知至編示余余已爲之序於全刻矣茲再加細繹錄其數則乃知以知至二字各篇固非俗學所得解也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物不格知可得至哉自孟子後明於格物之說者蓋亦鮮矣簡編燦如日星不知反而求之可異也王陽明疑朱子之說以格物爲誠意工夫格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三

其不正以歸於正自以爲有合矣其於格物之實義終未昭晰而況於衆人乎篇中所云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進而求焉近矣

以知至二字各篇固非俗學所得解也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物不格知可得至哉自孟子後明於格物之說者蓋亦鮮矣簡編燦如日星不知反而求之可異也王陽明疑朱子之說以格物爲誠意工夫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自以爲有合矣其於格物之實義終未昭晰而況於衆人乎篇中所云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進而求焉近矣

高從雅性理贅言序

今天下三尺童子執筆爲文者皆能言性理其有當於性理耶其無當於性理耶吾不得而知之矣試深詰之則曰吾聊以爲文也非真能言之者也真能言之者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若欲進而窮其指趣則有性理大全在是書也余幼而涉其藩籬矣未窺其堂奧也迨中年以後乃稍稍有所入始而疑旣而悟又旣而疑悟相參如是者蓋亦有年而後知宋諸儒之言與孔孟之言大畧相合其中之不合者蓋有之矣雖然大端旣合卽有一二之不合者不害其爲合也要之求之於言則或有合有不合求之於心則無不合者心旣合矣何紛紛於口說爲此夫子之所以欲無言也寧昌高子從雅好學心得讀性理有所見而筆之曰贅言亦不欲求之於言之意也不求之言則反而求之身心夫然後可以言性理矣

聖人之道聖人之禮也故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後儒如董仲舒文中子張橫渠朱晦菴皆見得此意而曲學每岐而二之於是尊性命者求之幽深藐矩度者視爲弁髦中行狂狷不可復見而無忌憚之小人與賊德之鄉愿接踵而起於世矣非命世鉅儒孰能砥狂瀾而障之乎許子典三學優入室德不踰閑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見之於

禮潛心考究直抒所得斟酌於天理人情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是誠羽翼經傳扶進皇極之要書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至于闡發聖學高明精微有關極至發先賢所未發又皆禮之真意也故總名之曰讀禮偶見昔者夫子設教曰約禮與顏子論仁曰復禮治世治心總不外一禮也許子之學純矣許子之見卓矣非仁人孝子焉能言合於經如是乎蓋有參柴之性而輔之以游夏之文殆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也與吾是以讀之而敬服不能已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望若麟鳳言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儕鶴魏懋中李修吾相友善厭江陵相之勢炎薰熾思濯之以清冷其所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爲詬病假借傾陷祖述故智卒之羣賢受禍害及家國噫烈矣哉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於國家也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五

時移事變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不廢閒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羽翼先賢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諄諄不已有功於世甚大於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知先生之理學實足以發聖賢之蘊而非徒踵氣節於東漢之名流也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爲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腐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蓋亦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畧者余尤推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爲于忠肅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爲威寧麓川之績無疑也所著四大部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六

稿如陸海神臯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素竇之欲以公之斯世謂得此一帙已足廣讀書者之識更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學規彙編序

學至紫陽夫子而孔孟相傳之意燦然復明於世如
永樂時纂修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諸書海內喁喁
向風其後漸以衰微皆由異學邪說簧鼓亂真又舉
業之家志在利祿出入口耳罔有得於身心余嘗怒
焉憂之上書言學政諸事亦既稍稍見之施行矣間
中復與二三友人論及教法每扼腕於典型之已墜
友人曰淵源可接芳規何難復哉且既已知之而復
秘之良非愛人淑世至意余曰舊聞是輯願聞命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七

師心自用則何敢承乃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平川
甘泉韜穎諸家而附之以已所纂述知性十八篇大
約此編之指以復性爲要而性理原無內外故舉業
德業未可岐視爲二要在始終勿怠以底於有成而
已槐涉之間吾黨篤志大雅者蒸蒸日上進願以此意
其圖黽勉庶克紹先賢而且無負於黃鐘鼎彝文章
國家風厲學宮至意也

嚴旣方先生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廡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艱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揚雄之著爲賦謝靈運李白之詠爲詩以瑰麗雋爽猶足以蜚聲譽傳不朽而况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鄣南卽聞浙有嚴旣方先生者天下奇士也覃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焉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以嗜退菴語存見寄誦之旣卒業作而嘆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十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爲本高識爲用此先生之學之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識不能照誠以運識蔑不濟矣至其論學也尊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葱嶺本末而終不惑於虛空法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奧者也竊以爲此一編也可以賡近思可以續小學其加惠後學者

顧遙集三知編序

珠玉非不可玩也語其用則不逮布粟遠矣古今人
著作亦然苟無實益於世雖組紉之工掇拾之富有
聖人起其不免於投之淵抵之山矣乎虞山許貞服
偕其友顧生遙集來謁且以顧生所著三知編見示
啓誦一二喟然曰甚矣此書之實有裨益也夫榷楠
杞梓任棟梁裕舟楫其始皆兩葉而已使於兩葉時
而不知所以養之甚而戕賊其生未有能成材者人
生而善童蒙之初亦其兩葉時也然而多不得其所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養習者不知所習而訓者不知所訓也苟有嘉言善
行奉爲典型又安至受戕賊於兩葉而缺夫棟梁舟
楫之用哉此編之作視夫組紉爲工掇拾爲富而輒
自居於作者之列其亦大相逕庭矣昔朱文公作小
學以訓世魯齋大儒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至今
誦習不衰得是編而羽翼之吾知當世之材咸有所
藉以爲受成之地而卽以此爲維持教化鼓吹學宮
不無少助於名教之一得云

雪亭夢語序

近代理學之盛多推容城孫鍾元徵君蓋以其規模
廣大而包涵闕廓具有中和之氣象焉夫聖人治世
猶且明目達聰以廣四方之視聽而儒者論學顧拘
拘焉守一先生之言封己自是黨同伐異不亦過乎
吾城之學始雖本於姚江而其繼則洗濯切劘詳說
反約於聖賢仁義道德之旨亦多能身體而力行者
由於擇之審而見之真也魏子蓮陸壯年棄官歸不
顧妻子不問家人生產更從徵君受性命之學深嗜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而篤好之不啻饑渴之於飲食也而其致功則兢兢
以存養省察爲要寒暑無間如是者亦積有年歲矣
然深自誦藏不求知於世世亦鮮有知之者以故年
愈高而德益邵所著自四書偶錄而外復有雪亭夢
語一編大抵皆發先賢之蘊明內重外輕之意不汲
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於上天之所以生我者
尤諄諄留意焉噫此覺語非夢語也朱子以格物爲
夢覺關謂是物未格之前皆夢也聖人之心與天爲
一常覺而不夢也下此則沉迷於私欲而不知返焉

中語序

世之讀書潛修沒齒而不遇知己者豈少哉荆山之璞和氏識之豐城之劍張華寶之遇而已矣永年去余邑不二百里李君承蜩年八十餘特相過從高談雄辨蓋猶見先輩典型焉間出中語一帙相示中語者宋仁宇先生所著也先生舉萬曆庚子孝廉其學有根柢容城孫鍾元徵君序之詳矣今觀其言切實近理深有見於性命而不禱於異端可稱一代學者而惜其身之歿已久也使余得及見先生商酌參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必有相視莫逆者而與化俱逝前後不相待徒慨然想其對邯山撫洛水而惆悵寤歌仰屋著書身死而名不表於後世也書寥寥數紙李君芟之僅存其七其大指亦概可觀矣脩道一篇錄置別集中嗚呼學士大夫果思立言以垂不朽要在能窺聖賢之意耳又何必等身盈篋乃稱宏博哉

庸言序

丙戌南宮之役晉士得舉者甚盛而環溪與余交最善同館復同垣也憶在諫垣時部司之務多舛而環溪糾之貂璫之焰欲起而環溪遏之以是不悅者衆排擠中傷機甚巧情甚險然環溪澹然不以縈其懷也惟以老母爲念凡藥餌起居之類無日不手自經營心爲怵惕故卒以終養去忠孝大節同時推服爲第一流人天下惜用之未竟然環溪之年尚未艾也在京邸與余居邇無日不以學問相磨礪以名節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敦勉因著庸言一帙皆就人情積習處痛加針砭譬如有病則予以方病者果能虚心服之雖膏肓沉痾可立起也經云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天下之受病者多矣却良藥而坐視其身之危亾莫救者此也卽安得虚心樂善之人而與之澄觀乎環溪之庸言哉

庸言序

野語序

今人日向故紙作生涯求一語之悟不可得非不欲
悟不可強也若悟得徹則頭頭是道矣然此語人人
能言之究竟問其所悟者何物則嗒然無一應者若
喬子文衣其真悟者也文衣自四明海上歸大有所
得又幼承環一先生之教其學有本作野語數十則
余擇其精者存之遠取近取直欲窮六合之外而究
之不離當下視禪家以死生因果指渡迷津者猶沾
沾老嫗語耳噫非大解人烏足以語此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不爾當不爾... 余對其... 辨又... 喬子... 兼濟... 今人日向故紙作生涯求一語之悟不可得非不欲

管言序

長安名利塲也鶴駕高軒情稱親密者不過寒溫熱語案牘常事曰王貢彈冠也雷陳膠漆也果王貢雷陳哉以詩文贊見者又往往誦述功業比擬太過曰季布之曹丘也韓荊州之李白也果曹丘李白哉若夫鄉人之至者往往求田問舍塞耳不聽猶刺刺強聒不已曰將以買山而隱也將爲五岳之游也果巢父尚乎哉噫難言之矣余嘗內自省曰夫夫也以言餽我者夫夫也以不言餽我者吾將以不言待天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之言乎抑將以言正天下之言乎人言之善吾盡知之乎吾言之不善吾自知之乎是未可知也一日會稽張子見過出書一卷曰管言讀之終篇知其詳於觀理深於涉世無一名利之言而有道者之言也採其數語已足爲身心家國之益况重見叠出觸目琳琅珠玉乎夫張子以羈旅之士窮困索米至爲他人幕下客而其言之沉潛合道如此則益可愧夫名利之徒清其文而濁其質者哉

南牖日牋序

暇日過能仁寺百貨駢闐書買攤書石砌上中一卷
塵蒙尤甚發而眎之武水王佐之先生南牖日牋也
購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羣玉之府如躋仙
掌之峯濂洛關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弊嗟
乎隆萬以來學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牋獨得其
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捨人牙後唾曹峩雪
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
者豈虛語哉因嘆世儒依傍門戶徒馳騫相引重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七

名高而篤志沈邃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奧
宵如先生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然而先生之書余
始雖未獲見之而及今猶幸見之恐四海之大六合
之廣名山石室之藏所在多有而卒以各位不顯遂
致淹沒者是始終不得而見之也是則有望於當世
之網羅放失者也

動忍齋小言序

余晤武子承之於懶齋見其龐眉道貌以爲煙霞痼疾者耳旣而得讀承之詩又觀其小品雜言迺知其於世事了然無碍而意思深沉又若有荆卿梁鴻之志憤鬱於中而不可解特善於自晦而未見諸用故世莫知焉昔漢文帝謂李廣曰昔哉子不遇時若遇高帝萬戶侯豈足道余於承之蓋不能無感也承之事親至孝又能闡明鄒漸齋先生遺書廣布於世人品學問於此已見其大端殆未可以煙霞痼疾目之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也承之蔚州人爲吾宗環溪老友以道義相勉來京師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何敢違環溪亦不敢固留也其大致如此

明百家說序

余幼從先君子過庭時每好言前輩逸事如高邑趙
儕鶴先生真定梁乾吉先生嘉言懿行不啻口出又
纂遺書未就而其大節梗槩所聞見固已多矣其軼
乃往往見於他書如明百家小說其一也說中所載
雖縉紳先生之言然不皆雅馴公退之暇芟而錄之
帙不過三然而立身行已經濟文章天文地理訓世
導俗皆有領會之要言邑人李蕢之入都於案上見
之謂余曰先生此編聚衆白而爲裘集羣材以成室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博物宏覽之書也余遜謝不敏謂是補述先賢之言
不忘過庭之訓云爾若學海浩瀚有望洋而嘆耳敢
詡詡然自以爲博物宏覽哉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嘗讀明季諸書至楊左諸君子以忠節被害死未嘗
不涕泗交頤有郭景純投筭之嘆曰嗟乎善人國之
紀也忠言道之典也滅紀廢典其可久乎昔李杜隕
身於漢室楊左奮節於明時並以元黃之戰致世運
顛覆揆厥所由今古同軌矣猶記兒時讀書先君子
側每見邸報則憤憤不平或驚叫失色余因恠而請
焉先君子愀然曰童子烏用知此然余時已竊知楊
忠烈先生爲正人第一繼以擊奸爲逆璫讐殺心甚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甲

恨之使當時能早用先生之言殲除闖豎俾海內正
人拔茅彙征亦何至二十年後國事大壞遂以淪亡
哉興言及此往事已不勝慨時移事變獨有遺編殘
瀋足供後人憑吊而先生產於楚其遺文亦在楚直
指使者李君望石自楚還蒐采而補輯之以一編示
予讀未及竟耿耿長虹之氣如在屋梁落月間烈矣
哉先生之所爲也吾聞嘉靖時忠直最著者如忠愍
公丹誠激發日月爭光而先生生于陽九之季遇害
尤慘豈清白子孫之苗裔耶何世有高節異時異地

而同揆與余既慕先生忠節又嘉李君之意將付之
剞劂以廣其傳夫先生之忠節固不待文而傳而况
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
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里



致首其故夫士之入乎武室之文乎

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

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而聞而興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雲隱堂集者相州張湛虛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起家縣令以循卓考選諫垣直聲震天下洊陟京卿擢兩粵總督功績懋著遂內召爲少司馬晉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旣而先推之張福臻至先生議別用適二親年高疾作請假送親旋丁憂里居流寇遂陷河朔入京師先生東走海上南渡淮僑寓燕子磯值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忌先生之才且先生與黃石齋劉念臺交切蘭臭尤其所排擠故不肯推轂日以報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恩怨爲事藩鎮相攻人心瓦解

王師渡江平定南服先生乃從容北歸以終制請優遊林下十有三年而終世莫不嘆先生之爲完人且羨先生之福德深厚而余讀其遺書低徊嘆息猶以爲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盡於此也先生人品學問最高文章經濟俱裕胆識兼長擇友最慎其於天下事揆度審處留有成竹風發雷起可以撥亂反治濟弱扶傾而當九有鼎沸流氛射天之時乃置之濩落無用之地此天數也先生且奈之何哉余生也晚未

及從先生遊然余友楊猶龍申冕盟殷伯岩皆數數稱先生於余此三人者先生皆友之又讀青壇成相國鍾元孫徵君之序如見先生老成典型至讀先生之嗟隱賦抗顏古昔慨想巢由棄功名於刀俎之際甘糠粃於絕粒之秋鷄林鶴峙鷗渚鴻遊信吾生之行休覺忘機之可樂真所謂自爲寫照者矣大約先生之爲令也似元魯山陳太丘其爲諫議也似魏鄭公韓魏公其總制百粵也似韓襄毅王文成而其晚節徜徉於山光水影殘花枯碁之間則又似陶靖節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聖

白樂天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先生者可謂出處不失其正者也先生之嗣上若在木天與余數相過從而令孫子大又與余猶子總同鄉薦癸丑春正公車之役乃以先生文集屬序余故論述之若此俾千載之下過澄水者憑吊唏噓而思先生之爲人焉若先生之立言銘旂常壽金石與功德並傳不朽又不待余言之媿媿也

王柱石先生文集序

居今日而揚摧古人其必以品行爲尚哉品行之端方者在朝則朝重在野則野重顧有其品行矣未必有其文章有其文章矣未必有其經濟三者兼全蓋甚難也寧昌前輩王柱石先生爲萬曆間名進士既以庶常轉侍御此清要職也循資揆俸以待差遣皇華代巡震搖山岳歸而多特贖鍰高其屋宅廣其田畝使子孫衣食於其中以此誇閭里鳴得意故登仕版者莫不以御史爲美官乃先生獨恥而不爲於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四

乎上定國本之疏劾大司寇趙錦之老及冢宰陸光祖之私旣奉嚴旨誥責而先生回奏侃侃不少屈撓遂以此降調先生由此歸休林泉築一小樓與二三故人日酣飲其中煙迷綠野霧鎖紅渠指點桑麻品題風月不復問長安升沉之事直視乾坤爲逆旅身世爲浮萍矣其作爲詩歌見諸撰述皆抒其胸中獨見無尋常蹊徑語卽至土甌封塵而此中浩落之氣自若也此豈無得於道而然歟吾讀先生不干已說謂廉吏能苦子孫祖父廉則子孫貧非貧人之財則

鬻已之產貸苦於仰面鬻苦於抑心蓋傷之也然先
生終不以子孫之故而易其所操卒以清白遺之又
何怨乎獨留此一卷文集於風雨晦明頽垣敗壁之
間不泯於酒媪醋婦之手也其亦幸矣而其令孫師
貞扁緘護持之不爲五丁奪去今乃託薛子興符問
序於余余惟昔年爲侍御陳南濱作傳知公與陳交
厚而其所欵歎永訣者在天下事夫天下事何事哉
蓋二公以心相知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也余
既重公之品與行未盡得志於時而又以其時之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聖

方泯沒於富貴利達求田問舍不知公有鳳翔千仞
志也故爲序次而傳之

馮與川先生遺稿序

世之以才而不遇者豈尠哉太史公曰閭巷之士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李太白曰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兩相棄也烏相知然文采表見後世吊古之士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何者文不可泯則才人之心未嘗泯也余邑前輩馮與川先生高才博學數試棘圍不售卒年僅四十三其遇可謂窮矣然讀其遺文潔靜宕逸極似柳子厚而其人安貧飲酒恬澹無營又有陶靖節風豈不誠賢乎哉余幼讀先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巽

酒史及儕鶴先生序以爲先生寄興於酒有所託而逃焉自以爲知先生今讀先生遺文乃愈知先生之所以爲人然先生著書於九十八年之前自儕鶴後無述之者而介乃今得讀先生之書復得先生之爲人於九十八年之後則非介之知先生實繇先生之文心自有卓犖不可磨滅者在也先生之仲子仲昌爲萬曆己卯解元最有名而季壯亦以詩文顯儕鶴先生以爲跌宕踈莽有雄邁之氣可謂不愧青箱之業矣故附於後而梓之然則士之才而不遇者其亦

可以無憾於當時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望

馮與川先生酒史序

酒池長夜之俗酒誥誠之周迄兩漢未甚有沉醉于酒者也自清言成習而酒遂爲談助六代至唐詩尚日高酒尚亦日進一觴一詠如風水相遇漣漪成文流風餘韻至今不替然而性習不齊嗜者譽之不嗜者欲絕之譽之近於狂絕之近於狷得酒道之中行者其必易之節與詩之初筵也哉吾鄉慶曆間馮與川先生高才善詩文能雅談晉唐勝流之美畢備使生其時則竹林竹溪之間把臂爲歡者也而又不得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四八

志于時託情於此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所緝酒史六篇蓋亦淋漓之餘尚友古人也乎大抵文人才士每事振拔於流俗先生以酒遣懷而能哀表今昔遺文寄致高曠使讀之者悠然自遠豈猶夫恒舞酣歌滔滔汨汨者哉予瞻云士君子當寓意于物而不當留意于物寓意則樂留意則病先生文人其寓酒也以斯編徵之矣譽近于狂而寓則不害于中道易詩之意庶亦相遠而相成也歟

酒史續編序

酒史續編既竣有客讀之擊節稱快曰吾遊于醉鄉
淳淳寂寂古之華胥可以樂而忘死矣有客奮袂攘
襟怒目切齒而前曰酒者敗德喪身之物也其甚者
或至亾人之國馮與川先生既掘其波矣子復續爲
此編開蕩無垠爲狂藥之笙簧鼓吹不亦過乎釣叟
聞之嗒焉若失旣且忻然而笑曰唯唯否否酒非能
溺人人自溺之耳譬之女子以繼宗祧以主中饋以
工織紵以司財賄爲身配耦必不可少而好色者或
至殞生是豈女子之罪哉夫已德之不淑情之不利
流連沉湎往而不返也而歸咎於酒弗思耳矣試思
朝廷以至閭里燕享賓朋浹洽情義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何一可離酒者若夫草枯木落霜寒冰結羈人
逆旅戍卒馬上冰天雪窖煙瘴海濱非是物也無以
生矣酒顧可少哉是以自古爲酒文以自見者難更
僕數如孔融陶潛劉伶高允王績竇革朱翼中皇甫
嵩蘇軾其尤彰明較著者也此人皆意有所抑鬱不
得伸故一抒之於酒述往事思來者好事之徒比於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鞿轡藻飾而燦然犁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鉢目搜竒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疎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瞻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績黼黻之美而遂謂袞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祝嘏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諧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容城鍾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淄素以劉靜

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教授生徒耄而好學初
無意於爲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鈔勒爲
一編連陸諸公爲之捐貲鋟木合其問荅醇備無疵
居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爲濂洛
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年八
十餘矣靈光歸峙海內以爲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
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其亦休也

十餘年靈光歸峙海內以爲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
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今文溯洞集序

昔雲間田子遊寓都門會有燕臺文選之役余間以鉛槧隨其後一時文人墨客大雅之篇稍爲發揮數年來執筆政務公退暇焚香靜坐而已然一二知交或以所作見示每得一妙義不啻甘露清心彩霞悅目輒令胥史錄之赫蹏積之久巾篋幾溢偶出以示友人友人讀而快之曰是亦今之空青丹砂交梨火棗也盍公之海內余曰僕少年留意文事凡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及韓愈李翱柳宗元歐陽修蘇軾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公之文無不涉其藩籬嗅其英華常嘆材力淺薄古文不能復興然遇豪傑之士觀其所作源本六經研覈諸子深入而淺出之兼覽而約取之其識不凡而文亦燦然如星日常新然後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嗟乎余陸沉宦海積有年矣知夫鵠不浴而白鳥不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也方將返乎無名之初而默守吾元然猶不忘時賢之文而裒集爲此卷者恐沒人之善而國華不表見於後世也詩旣以溯洞名此集也並列爲盛事

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十四



其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怪迂腐餽飭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

余自舞象時卽聞息齋先生爲邢州太守吏治循卓固不待言而加意作人化婉文翁時心切嚮往之其後二十餘年乃得與先生同朝又寓居相近數從先生請益先生亦樂於接引論及文章一道未嘗不嘆時尚之浮靡也及叩先生之生平得力處未嘗不言八家之典型可式也余益心折然是時先生旣在政府余方長憲西臺窺豹一斑莫睹美富迨己酉秋先生之孫大年爲德州守出先生全集命余爲序夫以先生之文之未易窺測也諸先生業已序之余何庸

復贅曷卽先生之論文者爲先生序之可乎先生之言曰文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不朽於天地間者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又曰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全集曰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爲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鍊於左屈班馬究其原本寔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然稱古文辭焉先生爲鹿門先生之曾外孫通經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古淵源有自宜其文之所詣高深廣大矩度淳雅無偏無駁一至於此也先生位至三公燮理弘化寅亮天工我

朝定鼎覆載天下涵育羣生先生翼贊之力爲多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常以懼之一字自盟於心而又以之最勉同列故始終荷寵遇于不衰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書曰恭儉惟德作德心逸日休先生有之立言由於立德先生之文蓋與道爲一矣

天運邳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傳講明而闡釋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七

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鞞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繽紛矣遷蜀少叅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鬪鷄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咀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譬解使

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文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八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揚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方余選觀始集詩而田子髡淵有燕臺文選之役每得鴻篇快帙未嘗不舉以相商也丙申夏集成其人不必燕也燕之其地不必燕也亦燕之於此見田子託始二南之意文而未始不進於詩也魏子曰昔者兩漢之興公卿多厚重少文至數傳而馬遷班固乃以史顯曹魏父子晝摧堅陣夜賦華屋然建安七子已開陳隋濫觴唐太宗文藻橫溢虞魏諸公兼有唱和然詩如李杜文若昌黎則猶遲之開元以後未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九

聖主首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上協羲軒而雲龍風

虎應運而發其光也哉傳曰王者德至天則斗樞明

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

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而文昭焉

又孰能闕之茲集之選誠不可以已也我聞揚子雲

把三寸弱管齋油素四尺以問天下上計者之異語

歸卽以鉛次之於槩將使人君生幃幙之中知絕遐

異俗之語故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今田子下第

途窮不爲侘傺無聊之况以抒其悲憤而顧取公卿
賢士大夫著述之業鱗次櫛比蔚乎可觀以彰太平
文治之盛比於古者輪軒之使其好學深思興起後
學功業詎不偉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卒



學功業詎不偉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
卒

和陽在敦與之東大陸之南邢州一區區也故往往人物傑出爲時楨幹若近日才猷超卓海內知名者莫如楊仲延氏仲延爲新泰令新泰大治爲和州守和州大治最後爲嚴州郡丞以採木之役勞瘁而卒余聞而悲之業爲之銘其墓石矣其子濟湜復哀集其生平著作而祈余爲之弁言余切以爲仲延之人品可傳政事可傳卽不能文已足以傳而又兼有其美此而不有以表彰之是使隋珠下壁漸且没于荒

煙蔓草也可乎哉仲延幼失怙恃長兄亦遭世變而殲斃無所倚藉乃獨發憤攻苦留心于秦漢唐宋諸名家之文李杜王孟之詩而以其餘力爲舉業家言故不得志於有司而以入國雍爲吏部選人其作吏也治國如家視民如子搏擊豪強撫綏孤弱所在士民父老如登衽席而飮甘露也公退之餘焚香靜坐花竹怡情旁涉博覽手不停披口不停吟一切胥吏簿書徵發期會之事毫不以櫻其胸中故所嘯咏紀述雖無意爲之莫非金薤琳琅若岱宗之峻嶒長

江之浩渺嚴瀨之幽竒孰非供其吟橐墨潘者而其
採木紀遊曰滿山風吹不開勞人愁緒一溪水流不
冷苦吏熱腸蓋高山流水之絕調矣仲延向有願中
堂詩集之刻大倉吳梅村敘之壽陽鄧元昭敘之皆
極其推服余獨愛其人品之高孝友之行廉慎之操
如寒潭秋月玉尺冰壺見於毫楮間者仍溢於毫楮
之外文心澹遠無一點塵猶龍而下不得不推仲延
爲之羽翼鼓吹矣嗟乎文章千古事也文集具在後
之君子諷繹而論次之亦將有感於名不副其實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空

不稱其才掩卷低徊而不能去云

雁雪崖叢山堂文稿序

古文未易言也有廊廟之文有山林之文故自春秋戰國以來代幾更矣而能爲文者不過數十家此數十家者純疵又各半焉而昌黎韓子遂隻絕千古東漢以後起衰八代彼豈無所以致之者哉當時之學文於昌黎者有人矣其所以告之者具載於本集荅李翊書其尤著者也後之人讀韓子之書學韓子之所學亦可以爲文矣而自唐以來已將千年僅得一歐陽子卽子瞻兄弟猶瞠乎後焉無他其所以求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奎

者未至而氣與識不足以副之也雪崖龐子少年美才讀書於東鹿以舉業薦於鄉其文落落有竒致不屑爲世俗鉅釘酸餽語一時公卿賢士固已異之矣顧好爲古文詞與余次兒嘉孚傾蓋如故叩其所學輒欲語之以生平之所得嘉孚之歸也遂挈其古文辭以正於余余讀至慷慨悲歌之風少衰而不禁太息也自中山以北山嵯峨水激蕩而揚其清波自東垣以南山逶迤水滌洞而趨于大壑今猶古也何悲歌之士遂遜於古乎行無以氣與識之有未澄未練

與何文人之寡乏也雪崖之文蓋猶有慷慨悲歌之
風焉又何必問其爲廊廟與山林乎若爲之而不已
其必以昌黎氏爲歸也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盍

其必以昌黎氏爲歸也矣

與何文人之寡乏也雪崖之文蓋猶有慷慨悲歌之
風焉又何必問其爲廊廟與山林乎若爲之而不已
其必以昌黎氏爲歸也矣

宋子飛年譜序

縱橫禮樂對策彤廷諸同人彬彬濟濟何其盛也未
幾而升沉進退揚朱有岐路之悲向秀作思舊之賦
三十年富貴功名夢幻泡影耳雖然此中耿耿尚有
不可磨滅不可消歇者在未可云嗒焉兀然便了却
人間世也余同年宋君子飛夙抱終軍之才兼懷宗
慤之志棲遲郎署持斧繡衣一麾左江遂爾飄然曰
吾知所以安身立命矣於長安名利喧闐之地獨構
精舍數椽日與二三知己徜徉其間顏之曰只可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五

房又敘其生平爲年譜而述之以詩且摸索經義與
諸孫時相切摩今春作書寄我而屬余序之余讀之
如飲甘露醍醐如觀赤城霞起又如大鵬扶搖萬里
如并刀剪取秋水也達哉是翁何其見之超脫一至
此乎顧余惜子飛之才未竟其用而子飛亦似不欲
竟其用不能相助爲理是中只可飲酒耶嗟乎士各
有志唐傅生不云乎青山白雲人也余以是譜子飛
之心

荆園小語序

申子鳧盟困守菰蘆中詩各大噪海內真所謂無蹊而走不翼而飛者哉一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徵君徵君告之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第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余旣服鳧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隻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奕

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鳧盟旣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於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誠諸弟也夫才士每以跣跣泛駕而鳧盟語則按轡就閑浣花也而濂洛之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譚韻新書序

委瑣庸態齷齪常談對之輒令人氣悶雖日擊李建
勛玉磬百聲無益也惟有觀書尚可醫俗而書每患
於不新新者天地萬物之生氣也天地至大若無此
生氣吹息其中則造化闕矣書亦然腐非新僻亦非
新惟言之當理而具超然之解者長篇固屬全錦片
語獨非碎金哉至於因事寄慨風雅流連唱嘆之下
煩屑盡釋尤適性怡情之助也余閒中偶閱王元楨
湖海搜奇等書摘其佳者十之一以便觀覽錄成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七

之曰譚韻新書殆所謂言之當理而具超然之解非
腐亦非僻者蓋卽此可以窺造化生新之氣而療吾
徒心目之氛又何必斤斤於一卷論衡始稱枕中之
秘哉昔之有墨而其效然之種潘吳蓋固風全識其
至深也息其中限豈分闕矣書亦然腐非僻翰亦非
然不憚深音天賦萬物之主原也天賦至大昔無也
假王琴百聲無益也對育贈書尚下醫俗而書哉
委瑣庸態齷齪常談對之輒令人氣悶雖日擊李建

耕餘禱語序

讀書至樂也耕而讀則尤樂余蓋嘗稔其味焉憶辛巳壬午讀書城南別墅閱耕樓上每日暮色暝登臺舒嘯西山紫翠萬狀墟里煙火相接陞畦之間時見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羲皇世界迄今入仕十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間之田尚在也樓鎖空棟田橫山脊惟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簷長鬚赤脚雨後一犁而主人翁汨汨于馬頭塵駒隙影中鶴怨猿驚北山文可畏哉偶讀寧陽張攀龍耕餘禱語羨其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空

既仕也而得耕耕也而得讀讀也而能識之可不謂賢乎錄其十中之一如五侯之鯖於口明珠之燦於目也余將攜此一卷于樵牧間與海鷗狎處余殆將隱矣矣山中之巖尚空也山間之田尚空也巖巖空

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羲皇世界迄今入仕

十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間之田尚在也樓鎖空

棟田橫山脊惟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簷長鬚赤脚雨

後一犁而主人翁汨汨于馬頭塵駒隙影中鶴怨猿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此地理之說也地理對天文而言猶之手陰以配陽母以配父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後聖人迭興莫不洞然黃帝分九州舜巡五岳周公營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陽詳論天下稱冀州大風水詎謂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讀青烏之書己丑以考妣見背乃得地理四書讀之其第一書則郭景純葬經古本也玩之積月有得於中大約卽河圖洛書之意而歸重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充

於乘生氣一語顧佳地不易得地師不易遇應受佳地之人亦不易許此三者所以難相值也羅子自西江來其學本於吾師羅先生受孔孟程朱之正傳而以其緒餘旁及之遂深入堂奧詮次闡發於景純之妙義略無剩蘊而又得其象外之訣教外之傳著爲俯察一賦勿論指示天機精詳肫切卽其文辭聲韻駢麗精工亦可使操觚染翰之士藉此以充枵腹而當琅玕之液金鼎之膏矣從事於此者熟而味之察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卽仰

觀俯察下學上達契合於一之道也豈但造福於世
爲仁人孝子所必資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

七

...亦不...
...受孔孟程朱之正傳而...
...其編餘考友之達深久堂與論次開發於羣純之...
...其略無別蘊而又得其學外之談教外之傳著爲...
...察一脈勿論指示天機精研胞切卽其文辭聲韻...
...其理亦可使操觚染翰之士藉此以充枵腹而...
...爲守人津筏洵必資時矣登堂於此者無相昧之察...
...其前蔡不學士對與合依之受讀豈豈時幾謙微也

